



■苏得平

在故乡，在湖南那片火红的土地上，奶名（乳名）就像茂盛的节节草一样，漫山遍野生长，随手便可采摘一大簋筐。咀嚼乡下人的奶名，那些饱含泥土味的汗水，就会一点一滴滴下来，令人回味，享用一生。

特别是在我们乡下，奶名更是五花八门，千奇百怪：植物动物、农具家具、飞禽走兽，无所不包，无所不有。孩子的母亲在经历了一场生育劫难后，苍白的脸上透露出一丝幸福的笑容，她正在厨房忙碌的孩子的父亲说：“给满崽取个名字吧！”憨厚朴实的庄稼汉子就会用粗大的手掌搔搔后脑壳，抬起头左瞧瞧右看看，这时一只小狗从门外跑过，父亲灵机一动，脱口而出：“就叫狗乃几吧！”做母亲的也会毫不犹豫地点点头，脸上露出幸福而满意的神色。当然，这只是一个奶名而已，真正的书学名则要等到孩子过了“三朝”或满月时，由家里的长辈或村子里有文化的先生代而劳之了。

城里人或是有文化的书香人家给孩子取名时，是要讲究一番的，他们往往要熬掉许多脑汁，有的甚至要搬出《字典》或《辞海》来精雕细琢一番。而我们的父母所喝的墨水不多，当然，更多的原因还是他们的精力有限，他们日日要关注田地的贫瘠或肥沃，庄稼的病虫与长势，谷物的收成和储存，一日三餐才是他们的正经事，哪有闲功夫去遣词造句？于是当自家孩子呱呱坠地时，首先触及他们耳目的事物就成了小家伙的奶名。因此，在乡村，也就生活着许多的“牛乃几”“狗崽崽”“铁鸡公”“石头古”……

乡下人的奶名是土了点，但也有乡下人的讲究，他们的这种讲究跟文化人的精雕细琢恰好相反，文化人给子女取名时尽量有书卷气一些，动听一些，而乡下人却寻思着如何取个“贱名字”，而且越贱越好，名字越贱就会像狗儿呀、猫儿呀一样无忧无虑地健康成长。在那医学还不十分发达的年代，这也充分体现了乡下人的一种寄托和愿望。这些奶名在城里人听来是那样的不雅，甚至刺耳，但乡下人听着却特别的舒服、温馨，在乡下，两个熟人之间若不叫奶名了，那一定是这两人之间有了什么隔阂。倘若有一天，本来跟你玩得特好的一个人找到你，他开口就叫着你的大名：“张旺财，张旺财，你听着……”你可要小心了，这人十有八九被你得罪了，他这是要跟你翻脸！

一个人的奶名自从他出生的那天起，就会伴随一生。成人之后，不管你是做了叔叔阿姨还是爸爸妈妈，村里的同龄人仍会以奶名相称。也有另外，那就是某某人在当地有头有脸了，权重一方了，村里人不好意思再叫他的奶名。当然也是为了表示对他的尊重，才改口叫他的大名，或是以辈分和官职相称。其实像这类人已与乡村同龄人不在一个社会层次了，被乡人列为了“另类”。如我们老家大町有一个人的奶名叫“水牯子”，小时候调皮捣蛋的放牛娃长大后，他竟然当上了某镇镇长，成了一方有头有脸的人物，村里人再见到他时就不好叫他的奶名，而是改口叫大名或者叫镇长。

我的奶名叫“皮箩”。“皮箩”是一种用蔑片编织而成的器具，在我们那儿是用来装米挑谷的，家里有了这样一个“皮箩”，还愁未来的日子没有饭吃么？在那捉襟见肘的困难岁月里，可见父亲给我取这个名字的良苦用心。然而，有一段时间，我对这个土得掉渣的奶名十分反感，甚至恨之入骨。因为它影响到了这个学习委员在同学中的高大形象，让我在同学中很“没面子“。为此我还跟父亲闹了好久的别扭。那是我读初三时一个冬日的下午，天气突然变冷，父亲担心在白塘中学住校寄宿的我受冻，匆匆忙冒着寒风跑了十多公里田埂路，给我送来了衣服和被子。当时，我们班正在上课，父亲找不到我，就在教室外大声叫着我的奶名，“皮箩”“皮箩”的声音在教室外的空旷操场回荡。正在朗读的同学们停了下来，教室里顿时安静了下来，同学们齐刷刷将目光投向了正在讲台上备课的黄小松老师，继而又将目光转向了窗外。黄老师打开门出去看了一下，返回来冲我说道：“苏得平，你爸爸给你送棉衣来了！”老师话一说完，教室里顿时哄堂大笑,随即像开了锅似的,同学们纷纷交头接耳。当我反应过来时,我只觉得脑袋里的血直往上涌，两耳嗡嗡作响,呆了片刻后,我满脸通红地向室外冲去，大声地责备父亲为什么在学校还要叫我奶名？“皮箩”皮箩难听死了!”父亲被震住了，脸上红一阵白一阵,像个犯了错误的学生,不知所措。我从他手中夺过衣被，用眼睛狠狠地看了他一眼，转身朝宿舍跑去，“皮……”父亲还想跟我说什么，可我却飞身而去，只留下父亲一人呆呆地站在那儿。

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，父亲再不叫我奶名，而尽量用“得平”来称呼我，他叫得很有吃力，我听起来也觉得别扭。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一方声音也孕育出一方人充满温情的听觉。许多年过去了，我在沧桑尘世中跋涉着，有时我的心里就会涌起一股根然若失的感觉。我知道，这种感觉源于心灵深处的渴求。如今我常年在广州佛山一带撒砖、搵食，半生不熟的广东话听了说了三十年了，那带有满嘴辣椒味的湖南口音却是我最醒目的标签。所以，人在他乡，偶尔遇到一个老乡那是恨不能用乡音聊上一天，还是感觉家乡那土得入骨的方言悦耳入心。有人说，无论你的脚步走多远,在人的脑海中，只有故乡的声音熟悉而顽固。它就像一个听觉定位系统，一头锁定了千里之外的异乡，另一头则永远牵绊着记忆深处处的家乡。人的听觉总是难以忘记家乡的声音，那是任何阳春白雪的高雅之音都无法抹去和替换的。对于那些长期远在他乡的漂泊人来说，吹皱心中层层涟漪的，不仅是熟悉的儿时风景和故乡美食，更是记忆中的温婉的乡音以及绵绵长年的乡愁。

2004年7月份的那一次返乡之旅如今常常在我记忆中循环播放：那年七月十四，是父亲七十大寿，哥哥姐姐们准备为父亲在家乡举办一个庆祝酒宴。接到姐姐的电话，我们一家三口就匆匆地往家赶。从广州到衡阳，从祁东到过水坪到羊角塘，经过十多个小时的辗转飞奔，我终于又回到了家乡小镇，又闻到了那熟悉的泥土的气息、花草的芬香，还有那乡中常常忆语的乡音……

车子停靠在小镇车站，我们刚从车门口下来，就听不远处传来一声呼唤：“皮箩，我在果里，我来接你们了。”一声久违的“皮箩”像天籁一般，一下子把我从遥远的世界拉回到真实真实的乡村生活中，一声久违的“皮箩”几乎要烫出我的热泪。稍愣片刻，我抬头一看，站台的石柱旁站着白发苍苍老态龙钟的父亲，我顾不上妻儿和行李，穿过人流奔过去，抱住了我那亲爱的老父亲，脸红的一瞬，我伫立原地，嘴里喃喃道：“爸，才一年不见，你的头发全白了！”我紧紧地抱住父亲，静静地体验自己如一株禾苗一样，沐浴在浓郁乡情乡音里，茁壮成长……

如今在异乡、在公司里，人们都称我为“苏先生”或“苏大叔”，但我的心里却总怀念那个土里土气却又普普通通的“皮箩”。每每回忆起幼时母亲那悠长的“皮箩，皮……箩，回来叩饭了……”呼唤声，心中就倍感温馨，甚至会泪流双颊。而父亲当年在校园里喊“皮箩”的声音，现在想来却是多么悦耳。二位老人如今已过古多年，我的“皮箩”正在不知不觉脱岁月的尘土掩埋，现在，随着年岁的增加和离家日久，知道“皮箩”的人也越来越少了，但是我却渴望有人叫我一声“皮箩”。是呀，“皮箩”“皮箩”，奶名里有血浓于水的绵绵亲情呀！

虚实相生诗意浓

■李 昂

虚实结合是中华诗词常用的表现手法，即是把对眼前现实生活的描写与回忆、想象结合起来,或把抽象的叙述与具体的描写结合起来。虚实结合可开拓诗的意境，为读者提供更广阔的审美空间。其表现形式又多种多样：

一曰具体为实，抽象为虚。王昌龄的《芙蓉楼送辛渐》：“寒雨连江夜入吴,平明送客楚山孤。洛阳亲友如相问，一片冰心在玉壶。”一二句点明送别的时间、地点、为实写；三四句议论,表明自己的志趣和处世态度,为虚写。李煜《虞美人》,“问君能有几多愁”,“几多愁”是虚；而“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”是实,化虚为实,愁绪毕现。

二曰写景为实，抒情为虚。王维《送元二使安西》，首二句“渭城朝雨浥轻尘,客舍青青柳色新”为实写眼前之景,后两句“劝君更尽一杯酒,西出阳关无故人”则是抒发依依惜别之情。苏轼《题西林壁》,“横看成岭侧成峰”二句为实写庐山风景,而“不识庐山真面目”两句则为抒情兼议论。

三曰正面为实,侧面为虚。白居易《长恨歌》中,“回头一笑百媚生”是对杨贵妃美貌的正面实写,而“六宫粉黛无颜色”则是侧面衬托的虚写(详见《“侧写”之美》篇)。

四曰客观为实,主观为虚。王之涣《登鹳雀楼》首二句写的是“白日”“黄河”的实景,后两句则由实转虚,把客观景物和作者的心胸打成一片，抒发诗人远大的气度和抱负,并寄寓站高视远之理。黄庚坚《望江东》:“江水西头隔烟树。望不见、江东路。思量只有梦来去,更不怕、江拦住。灯前写了书无数。算没个、人传与。直饶寻得雁分付。又还是、秋将暮。”上阕写主人公伫立“西头”,隔着“江水”“烟树”远眺“江东路”,是实写;“思量”两句是虚写,现

风情万种的人

■社会玲

文友闵先生在自己的微信圈评论作家乔叶的小说《厨师课》时说:“千古好文章,总是说话。好好说话,读者买账了,就是好文章。”这是夸乔叶呢。闵先生还说:“厨艺真是艺术。能吃会做相当于风情万种。反之,不好吃也不会做相当于不解风情(最后缀了三个括脸的表情包)。”闵先生文章写得好,菜也做得好,尤其擅做宁夏特产盐池羊肉,闵先生本是盐池人么。之所以文末有三个括脸表情包,是因为这话有自夸的成分,他有点不好意思,谁好意思说自己“风情万种”啊?

本人非常赞同这两句话。一个人的文章好不好,读者才是最终的“评委”。读者喜欢,文章自然深得人心。读者不买账,文章就是一堆死文字。

关于文人与美食,古有袁枚、苏轼,今有汪曾祺、陆文夫等。袁枚的食单,一直以来都为喜欢美食的文人津津乐道。苏轼的“东坡肉”以及由此衍生出的“东坡肘子”“东坡豆腐”等,至今仍是江南一带的名菜。江苏已故作家陆文夫不会做菜我不知道,但他写了一篇小说《美食家》,很精彩,我特别喜欢。汪曾祺喜欢吃,也会做,更会写。读汪老写他买菜做菜的文章,除了享受阅读的美感,还会勾起你肚里的馋虫来。

汪老讲究“粗菜细做”。比如他拌荠菜。荠菜要切碎且与切成米粒大的香干同拌,还要拌成宝塔状,上堆海米、蒜末、姜末,然后用一小茶杯,将酱油、醋、香油调汁,上桌后浇上去,推倒“宝塔”拌匀开吃。吃者无不啧啧。菜是家常菜,但这一番操作下来,餐桌除了色香味,还有一种风情和浪漫萦绕其间。汪老自语做菜最大的乐趣,是菜做好上桌后,看家人或客人吃得高兴,盘盘见底。又说,从这一点来讲,愿意做菜给别人吃的人是比较不自私的。

汪老的一些凉菜我也试着做过,什么凉拌小萝卜、拌菠菜、拌干丝等。做出来,卖相好看,滋味也不差。有时,我会在汪老做菜的基础上发挥一下。比如凉拌苦瓜时,我会炸一把花生米堆在持成宝塔状的菜周围,菜顶放蒜末熟油炸香,然后酱油醋等调汁,浇到菜顶上。苦瓜和花生米同嚼,又苦又香又有嚼头,滋味别具一格,下酒更妙。凉拌西兰花时,西兰花切成一朵朵焯熟,花头朝下整齐码到一只小碗里压紧,然后把碗倒扣在盘子里,就有了一个黄绿相间的半圆。有一次居然扣出一个绝妙的图案来,四周一片黄绿色,独中间深绿色图案活脱一幅中国地图,惊喜之余,我都不忍将酱油醋汁淋上去。

河北作家雪小禅是多方面的才女,文章、绘画、书法、戏曲、茶道、美食,样样热爱,样样拿得起。我之前是喜欢她的文章,后来则是喜欢她整个人了。朋友或读者去看她,她就亲自下厨做饭吃。包饺子,蒸热碱开花馒头,焖排骨,红烧肉……用她从各地淘来的精美盘碗装了,大家围坐一起,一边大快朵颐,一边聊天说笑。小禅是活得又仙女又烟火的女子。很欣赏她说的一句话:生活永远是第一位的。

山西美女老师田小满是我的qq好友。人的灵气都是天生的吧,小满既会写又会画还会做美食。小满的媚秀又不失风骨的小楷常令我爱恨交加,怎么可以写得这么好?她在一块拳头大的石头上画了一组春节晚会上的《只此青绿》里的舞者,青绿长袍,飘飘欲飞,身姿妖娆,美轮美奂。我一见就忙不迭地大叫:舍我吧!舍我吧!小满一秀美食,我就几个月都不敢晒我的餐桌。她那哪是菜呀,简直就是艺术品。小满作文,现代诗、律诗、词、百字令,信手拈来。

我喜欢文人,更喜欢会做美食的文人,因为他们,都是“风情万种”的人啊!

一条四方凳子

■邓亚楠

实生活中不能与亲人团聚,便希望在梦中实现。全篇用虚实相生手法,以表达主人公对远方亲人的思念。

五曰己方为实,对方为虚。王维《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》,首二句自己佳节思亲是实写,末二句想象家乡亲人思“我”是虚写,以表达“我”与“兄弟”们之间你也思念、我也思念的深情(详见《“对写”之笔》篇)。

六曰当前为实,追忆为虚。苏轼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,从开头“大江东去”起,整个上阕以及“故国神游”至篇末为实写,中间的“遥想公瑾当年……檣櫓灰飞烟灭”为虚写。满阙的《酒泉子》:“长忆西湖。尽日凭阑楼上望:三三两两钓鱼舟,岛屿清秋。”笛声依约芦花里,白鸟成行忽惊起。别来闲整钓鱼竿,思入水云寒。”首二句写作者长忆西湖,登楼眺望,末二句写收拾鱼竿,便欲归隐,均为实写。中间之写景则转入回忆,描摹往昔西湖之美景,为虚写。

七曰当前为实,未来为虚。李商隐《夜雨寄北》,“君问归期未有期,巴山夜雨涨秋池”,一二句以巴山夜雨衬托自己不能回家的愁绪,是实写;三四句“何当共剪西窗烛,却话巴山夜雨时”,设想来日与妻相聚共剪烛花、深夜长谈的欢乐场面,是虚写。

以上各篇都是虚实互见。但也有另外的情形,比如贾岛的《寻隐者不遇》,从字面上看,全诗四句皆是写实,但过访不遇之情跌宕起伏,既含蓄地表现隐者之高洁,又透出作者之怅惘与仰慕,这又是实中见虚。

如上所述,诗词因虚实相生而跨越了时空的距离,跨越了抽象与具象的距离。诗词的虚实相互渗透,相互融合,以达到虚中有实,实中有虚,虚实相生的境界,从而使内涵更深,诗情更浓。

一条四方凳子

我现居住在衡阳市区,家中有一条老旧的深红色四方凳子,说起这条凳子的由来,可谓情深意长。

从我记事起,爷爷家就有一张大红方桌,颜色较深,重量较沉,我们小孩子是搬不动的。方桌做工精致,用料是老梓树,材质坚硬,经久耐用。桌子四周还分别安装了一个小半圆弧形的吊板,家里来客多了,将吊板支撑起,就自然成一个大圆桌,可以多坐人。这个大红方桌,靠墙的上席方,配了两把雕花精美的圆形坐椅,一般是家里长辈或者尊贵客人坐的。另三方配的是三条长板凳。另外还做了四条四方凳子,客人多时,放在四个对角处,可增加四个人落座。

整个大红桌,椅子、凳子都被刷上深红油漆,摆在正堂屋里,非常大气雅观。家里来客人,坐桌旁吃饭,大伙都要对这个大红桌啧啧称赞一番。我问父亲得知,这个大红桌,出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初,当时,奶奶卖了一窝大猪仔,家里有节余,爷爷请当地最有名气的师傅做的,据说足足做了半个月才大功告成。后来,据说方圆七八十公里人家,也难寻出两 three 张这样的桌子来。

经过长时间的淘洗,大红桌子和椅子、凳子,虽有磨损或掉漆现象,但因材质佳,做工精,刷漆好,反而更呈现出古色古香典雅之气,让人一看,就觉得通迥烟熏火燎、人间烟火之礼礼,更加具有观赏感和实用性。爷爷奶奶生了我伯父、父亲及两叔叔四兄弟。四兄弟成家后,分别增添人丁,逐渐演变成一个大家庭。爷爷长年担任村支部书记,因此家里客人特别多。逢年过节,或者村里召开会议,爷爷家总是几桌人吃饭。奶奶总是不嫌麻烦,热情待客,将家里平时舍不得吃而储备的好菜好酒一股脑儿端上桌,供大家尽情享用。

一个大红桌,见证了爷爷奶奶从白手起家到家庭的殷实,家族昌盛,亲朋的繁多。

许多年后,爷爷奶奶过世。当时我叔伯们都进城定居,我父母还住在农村老家。大伙分割爷奶奶家产。天遂人愿,父亲分到大红桌,这可正中父母心愿。我母亲继承奶奶的衣钵真传,吃苦耐劳,勤劳能干,治家有方,热情好客,家里经常宾客盈门,高朋满座。母亲有句口头禅:“来的都是客,看得起我家才来进得屋,喝得酒吃得饭哈。”

千禧年后,我父母进城居住,我母亲特意将这个大红桌也搬到县城的新家。每逢周末或节日,我们三兄妹携家眷来父母家串门,又经常坐在大红桌喝酒吃饭,一家人团团圆圆,尽享天伦之乐。茶余饭后,父亲经常将大红桌的故事讲给我们听,也顺便讲爷奶奶勤俭持家、真情待客的故事给我们听。父亲的用意很明显,就是要我们时刻不忘过去的苦难日子,忆苦思甜,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,努力奋斗,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。

后来,我从县城调至市区工作。我知道,从此离大红桌渐行渐远。于是我向父亲提出,我拿一条四方凳子去市区新家作纪念。父亲爽快答应。

现在我家都是新式家具家电,唯有我书房里这一条老旧的深红色四方凳子,显得古色古香,有点不协调。但我心里觉得非常踏实,这是爷爷奶奶留下来的老古董。不管社会多么发达,时代多么进步,光荣传统不能丢掉。

闲暇时光,我将这条四方凳子擦拭得干干净净,油光锃亮。偶尔坐在上面,我分明感受到祖辈、父辈的余温缕缕袭来,浸润自己宁谧的心灵!

一件短袖

■熊 燕

朋友开了家服装店,中午下班后,我去帮忙。我进店不久,一个30左右的男子扶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走进来。听口音,两人是从外地来的。

老人识字,看了几件衣服的价格后,对男子说:“走吧,去别处看看。”“就在这买吧,我看那件黑色的短袖就不错。”

老人摇头:“贵了。”

男子拿起一件衣服,看了看价格,说:“不贵呀,才一百多元,您以前的衣服也是这个价格。”

老人沉默了几秒,说:“以前是以前。”

男子奇怪了,说:“您最近怎么回事?不肯买衣,不肯买鞋,买双袜子还三思。这次咱们出来得匆忙,连换洗衣服都没带,您逛几个店了,却都嫌贵。”老人望着男子,嘴唇动了动,半晌,说:“再逛逛吧,实在找不到便宜的,就买套睡衣,晚上穿睡衣,将这衣洗了,做什么,白天再接着穿。”男子不理解,生气地说:“妈,您这是干什么?咱们家还没穷到买不起一件衣裳!”然后拿起他看中的那件黑色短袖,递给老人,固执地说:“去试试吧,我不想再逛了。”

老人没再说话,犹豫了会,进试衣间试衣。

我帮老人将试衣间的门关上时,听到老人幽幽地轻叹一口气说:“我下个月就73岁了,这个‘坎’若过不去,这衣服不浪费了吗?”

我的心猛地一颤,我想起母亲从70岁开始就不肯在我家过夜,每次都是来去匆匆。我每次给她买东西,她都推三阻四,我若不听她的,悄悄买了,她还很生气,说我浪费,非要我退掉。当时我很不理解,给母亲买东西,怎么会是浪费呢?

我从来没有想到,母亲自从过了70岁,心底就压上了沉沉的包袱,对生命有了深深的无助和无奈。她不肯用好的,吃好的,她想将每一分钱存起来,留给子孙后代。都说养儿防老,可母亲一直到老,都还在思索着能多省一分就多省一分,能多留一分就多留一分给子孙后代。

我悲从中来,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伤痛和对母亲浓浓的思念,趟着着跑进另一间试衣间,泣不成声……

署理（小小说）

■万新华

天庭大小神仙无数，但权力中心却只限于九品十级359位。于是，众小神仙、小小神仙眼盯359把交椅，伺机上位。

论官位，牛头马面应是权力中心的外缘，列350名之后，属九品官，于阎罗王之下。

为官千年，牛头大人理政无数，也有数得出名、排得上号的业绩，但千年350的位阶却从不见进，而且潮湿昏暗的阴间办公场所，远不及天宫舒适敞亮，牛头大人还因此落下了风湿痛。每每想到这些，牛头悔恨自己当初不孝父母，才被高职低配安排在阴曹地府当了个小神官。悔恨之余，牛头又自言自语，“穷人靠德大，崽大冇天下”，寄希望于独生子牛头驴身。

牛头驴身毕业于天神学院，而且长得帅气，单看外表，也招神喜欢。驴身在校期间，牛头大人利用到天庭开会、天宫出差的机会，使尽九九八十一招式，与王母娘娘套上了近乎，再通过王母娘娘打硬招呼，天神学院给牛头驴身弄了个神界好学生。驴身毕业后，还是王母娘娘的干预，最终被安排到天宫主殿，担任了玉皇大帝身边排名最后的传令官。

俗话说，“宰相家人七品官”。儿子在玉皇大帝身边当传令，牛头心花怒放，脸上有光，只顾着掐指算计全家翻身上天宫的日子，全然忘却了花费在王母娘娘那里的财宝银两。

有其父，必有其子。牛头驴身工作不过年余便开始浮躁起来，他倒不是觉得天宫主殿工作环境不好，而是认为一千高官厚禄的众神围着玉帝临朝请示汇报，而玉皇每天早朝说的几乎都是套话、官话，批奏也只是打个勾、又什么的。偶尔有重要奏章，玉皇才会写上几行顺口溜，或者打油诗之类的批文。在驴身看来，即便所谓的重要奏章，也是鸡毛蒜皮的小事。他认为：如果因官论学，当玉帝读个初中就够了；而他这样的传令，小学毕业都有些浪费。驴身越感烦闷，自恃学历高、能力强，看谁，谁都不顺眼，甚至连玉皇大帝在他面前也是土老冒一个。唉！驴身越发觉得自己这位天神学院的好学生来当传令，憋屈！

玉皇大帝是万年老神，他早已将牛头驴身的心思看了个明白，不治他，是碍于王母娘娘的枕头风。

过了约半个天年，牛头驴身实在憋不住了，便暗中笼络一帮与他一般的神二代，打开电脑，东拼西抄写就天庭改革万言书，以大字报方式张贴告天宫各街头巷尾。偶尔，还上街游行示威，大呼天庭应当“学而优则仕”。

玉皇心知肚明，这帮愣头青是在逼宫，是要以“文”的方式大闹天宫，以达到自己升官的目的。玉皇想，这招如果奏效，天庭官场将要重新洗牌。

老神毕竟是老神，玉皇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。

次日早朝，当着满朝官神的面，玉皇大帝宣布一个决定，鉴于民间灾祸频发，意欲率若干神神同去凡间探视疾苦。外出期间，着一传令代行玉皇之职，投署理名号，主持全面工作。若代职者表现出色，待他回得天庭，将其连升三级；反之，因有失职、渎职或赂误任务，则要打入地府为卒。至于谁来代职，一是自愿报名，二是立军令状！

众传令听罢，面面相觑，战战兢兢，生怕自己被钦点中卯，唯有牛头驴身兴奋不已。不就是替玉帝代上早朝、批个奏章，写点顺口溜的批文吗？这有何难，驴身窃喜，升官的机会终于来了。

毛遂自荐的牛头驴身，当庭签字画押立下军令状；玉皇大帝则命监察总神司命菩萨予以监视，但不得干预驴身履职。

次日早朝，驴身端坐皇位，代为理政。他学着玉皇的腔势，催问诸神是否有事相奏？

顺风耳率先呈折，称：“一是有跑船运者祈求速刮大风，以利船队扬帆起航。二是民间久旱，农民求雨，以利农作物生产。”

驴身正待准奏，千里眼赶忙抢先跪下，奏曰：“启禀署理大人，当下民间果园万花吐蕊，宜日照充足，切不可刮风下雨，否则花蕊受损，万千果农定会因此衣食堪忧；其二，北方盐局一年一度的千车万人运盐队伍正在返程途中，此时风雨交加，泥泞之路势必影响长途跋涉，弄不好还会车翻人亡。人命关天，刮风下雨，万万不可！”一个求风雨，一个阻风雨，驴身左右为难，不知所措，只得求助百官。但众神也是众说纷纭，相持不下，齐声奏请署理定夺。

驴身在天神学院上学时，读的是天语文学专业，兼修哲学，多少懂点“利弊权衡”的道理。面对众神“麻拐炒螺”般的争论，他挥挥手，示意安静。然后说：“两害相权取其轻，两利相权取其重。风神、雨神听令，大雨三天，六级风一七！”言毕，驴身抬起右手，在顺风耳的奏章右上角划了一个大大的红勾。

众神退朝后，驴身半靠半躺在皇椅上养神，心想，自己学识渊博，代行玉皇之职，简直是小儿科。今日风雨之争，也只有他才能快刀斩乱麻！特别是他拍板定调后，再无反对之声，这就足以证明自己的英明。想到这些，驴身那得意的神态，一个字，爽！

数日过后，玉皇巡游返回天庭，驴身赶紧急忙向玉皇汇报主持工作的详情，并绘声绘色地陈述了风雨之争的经过，重点强调了众神的分歧和自己的果断，以期玉帝的嘉奖及提拔晋级。

不料，玉皇尚未开口，司命菩萨奏折便递了上来。“启禀玉皇，署理主政期间，履职不力，滥施风雨，致民间果园花蕊被雨打风吹后，全面失败。万千果农将被迫受灾；另有，三日大雨，滞缓了北方盐运车队不说，因泥路打滑，数车跌入山谷，死伤巨大。运盐队伍万人跪地，哭骂苍天！请玉皇大帝据此治罪署理。”

驴身闻言，再抛“利弊权衡”理论辩解，不料玉皇大帝当场复审了顺风耳和千里眼的奏章后，即行作了改批：

“风刮江边，莫进果园；日晴夜雨，四事周全！”

驴身见得御批，联想发配地府为卒的军令状，深知不妙，慌忙跪地求饶。痛哭之余，驴身暗思，我学富五车、才高八斗，那日，怎就没能想得这这等“四六句子顺口溜”呢？

当晚，牛头马面在天宫电视台《新闻播报》中看到牛头驴身被问责遭贬的镜头后，顿觉地暗天昏、血冲头顶，哀叹道：“我苦心经营多年，如今竹篮打水一场空，看来，老牛头家宿命如此，天意呀！”

不日，驴身卷起铺盖，去了地府报到，继承父业。在地府，驴身想了好久才想明白：为什么同样是刮风，为什么玉皇大帝说不让进果园就可以不让进果园？同样是下雨，为什么玉皇大帝说白天晴就可以白天晴呢？原来还有这操作啊！